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〇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154.1/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〇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375 印張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7·60 集部定價:1275.00 圓

集部第三〇三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皇明文範六十八卷目錄二卷(二)

〔明〕張時徹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一

樂府原十五卷

〔明〕徐獻忠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七二六

皇明文範六十八卷目錄二

卷(二)

〔明〕張時微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文範六

十六卷》提要

皇明文範卷之三十

序

中州覽勝序

唐

吾黨袁臣器少年氣逸溫然王暎蓋十室之譽懿也
丙辰五月忽翻然理箬櫓北馳揚子歷彭城漸于淮海抵
大梁之廬九月來歸乃繪所經歷山川陵陸并衝隘名勝
之處日夕展弄自遊其中予忝與卿曲得藉訪道里宛宛
畫出指下予聞丈夫之生刻萬體操枯幹以麗別室固歎
其遠涉遐舉不離齟齬下也而思慰者懷田里浸齒不窺
閨閣曰世與我違甘與菑木委灰同棄雖有分寸而人莫
知之也後世因莫之建白也是余固欲自展以異而類然
一

皇明文範卷三十

青袍掩脰馳騁士伍中而身未易自用也雖然竊亦不能
久落落于此臣器新從魏地來今不知廣陵有中散之遺
聲歟彭城項氏之都也今廢廡有興頭歟黃河故宣房之
基在否歟大梁墟中有持孟嘉為信陵君祭與無也臣器
其為我重陳之余他日當公驗其言

晞髮集序

王景象

叙曰古稱燕趙多伉儷之士御魯產守節之儒若鼎新者
可謂兼之矣昔靈均被放馳顧於君不能自己而醜惡者
正實繁有徒於是其有纖馬聞風濯髮消盛之懷阮籍之時
姦究得志侘傺憤悶途窮過號觀其味懷之什殆據其蘊
而非徒為兒女無益之悲鼻羽於宋末嘗沾人之榻僅容

文山而止耳。迺懷靈均之思，動阮生之哭，是遵何說也？蓋君臣之義不可解，於心夷夏易位，今古之大變時既無要，離攝政以奮祖龍之一擊，又不能得漸離之瑟報荆卿於冥漠之間，西臺之歎與楚招不謀而相符，其酸楚激烈可泣鬼神而悽入肺腑，擊節而歌也。異處仲之所存，瞻髮而遨也。匪阿螭之故作過期而哀也。雖有破山注海之狀，而非恐失其所依，鏡歌古選近體雜著之作，足以闡昭大宋之英聲而澤雪胡元之塵垢，抑鬱之氣於是乎宣忠義之懷於是乎在。可謂繫元而駕柳，追屈而配阮矣。一時同志之士皆振衣千仞，濯足清流，自樹壞璋九死不變，宋社既屋之後，有合尊生子之誼，雖正史所未備，揆之天道要亦未為無稽。使有知抗慨不平之懷，或可少慰于千古云。

入皇朝文範卷三

十

刻鴻惠錄序

翁溥

韓子稱物不得其平則鳴，故放臣屏子黜妻去婦往往托辭以發其憤懣不平之懷而憂思哀怨之辭作矣。小弁離騷發於道者也，其他或失則過或失則謬是故湘流之吊君子過之而抱布買絲之音比於謬矣。辭之難也如是哉。東坡蘇子雄于辭者也，雖平時不檢以微辭得罪及為遷人則深思引咎無所怨尤，故其寓諸辭賦雲山詩酒之興若將終身焉。於乎賢於人遠矣。居惠四年好事者摘其所著為寓惠集粹之惠子既諸觀之乃訪白鶴峯又登其

所居合江樓憑高想望恍若與之遊而聆其言者。山川猶昔而賢者不可作矣。然惠之人士文章禮樂彬彬然與中州並則公之餘也。或曰子瞻以忤時宰流徙嶺表猶懼不免或憂傷以死也。故藏用遠害讀佛書以自喻視居易侯命者不已勞乎。曰是所謂行乎患難也。然則於君父若是慈耶。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義也。而勢固不同焉。孟子謂小弁之怨戚之也。屈子近之矣。若子瞻則異於是。接荒待盡人猶忌之而復睽睽闕處速禍甚矣。莊周謂老子曰人皆求福已獨曲全子瞻有焉。悲夫士之不幸也。集嘗再刻板復漫漶提刑施子與子謀之顧其間有當釐正者乃命教授余世忠校之。相官駱居敬付之梓人舊集十卷今釐為四卷凡若干首改集為錄云。

入皇朝文範卷三

三

禺山文序

任瀚

張愈光聲華籍籍在海內四十年今老矣猶窮奇怪詭傲睨一世其言六籍已後無文章擅乎柏梁之間惜時代晚莫爾於壯士哉。吾觀其道在空同箕山志在湘累其憂患離罪衰白而近丁死其事在江夏然猶其所述稱多閎烈曠遠不為怨憤悽愴之辭而能使吾讀之如攝松梧臨萬壑聽哀瀑奔瀾虎豹猶狖百恠之音冷然也將韓愈所謂嗚乎其善鳴者與。人言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猶之江河之不可輓而之山也。傷時代爾爾乃吾見愈光呻其文辭不問其人豈暇信其生平東西京之後也文章無

古今安有時代孔子孟軻袁周老儒生也不聞其所為文
降於夏商而顧出伊尹仲虺伯夷柳下惠諸君子之上此
何以明焉其人聖則其文為經其人賢則其文為史不賢
且聖則其文野凡古之落莫而不顯於今與今之勤苦而
不傳於後者皆野人語耳安罪時代哉吾觀愈先為文似
程子輩詩似李白其學古而進於聖賢即吾不知其所以
其不為野人馬勤苦而不傳於後也必矣何日歸昆明見
新都太史為我吊其窮而以吾言問之

唐漁石集後序

白悅

悅也少從先君中丞宦游閩浙嘗艤舟蘭溪之上而登覽
焉擔簦削援澱水縈紆岸蕙汀蘅幽芬競接迴徘徊意欲

不皇明文範卷三

四

曰茲其天地至文之攸鍾乎何景象蔚焉炳煥獨殊哉必
將篤生偉人以震耀厥祥也矣爰質諸先君曰往哲眇矣
乃今則有若楓山章先生以道義風節倡天下厥後嗣音
則有唐虞佐氏時輩莫或先焉嘉靖初載又聞諸心遠王
中丞每論當世經濟才猷必亟稱虞佐虞佐如先君云且
命悅竊識之矣往歲及侍教于京師無何公乃即開府臨
邊矣茲使西涼幸獲讀公漁石集乃喜躍再拜嘆曰於戲
不遊溪澗安知夫水之浩渺淵深而不可窮乎不登萬華
步知夫山之盤礴曾峻而不可跂乎不讀公之文章安知
夫鍾靈毓粹儲精藏奇真有以發山川之秀者在斯人乎
邇公博極羣書研哲今古潛究化機弘達治體遠通洪纖

靡或有遺囊持憲節經營四方車轍馬跡幾徧天下匪直
千長龍門之過焉已則其巨觀冥悟握秘抽玄肆而為文
有不卓然名世振衰濟弱為我明一代儒宗矣乎昔者先
生長老所稱引兄不謬矣悅不敏竊嘗志夫學焉而眩于
藝林之多岐矜秦漢者蔓而將侈左國者窒而紛糾耽莊
列者詭幻而解模晉魏者靡靡而柔覽斯集也括其奧抉
其麗而惟理之求稽其言準聖謨行遵道謀褒善著感斥
慝懲羞茲又公垂警之嚴法史之幽悅於是乎因公言知
公行因公行知公德徵德考祥銘勲建則庶幾有所師承
而學不忒矣敬因下問而書是以復

贈潘薦叔之樂清縣序

周祚

不皇明文範卷三

五

潘子薦叔以進士尹浙之樂清時行余往送焉潘子懼若
不勝潘子年少學博其於治邑猶庖丁解牛伯樂察馬也
余方喜潘子有以用也潘子貌不逾中人而心獨雄萬夫
余嘗見潘子用於文矣夫文以寓道道其治之種也以道
為種以邑為田以民為耕擾以治與否為歲之豐凶潘子
方有以用也余嘗見潘子文於是特攷其功潘子宜喜矣
奚懼焉潘子曰種固吾嘗獲聞之矣見今之為種者多而
亦各有獲以言語詬說其上以刑法牢籠其下卑禮而求
進違情以干名以是種於治者多矣若此皆吾不能為吾
易吾種有不忍也吾務吾種恐不得也余聞而悲之噫嘻
世固有是矣亦嘗聞而見稱于人其收於種者富矣然古

之善田者或不然乎其他入所能者種之賤者也潘子之所不能者種之貴者也累鐵之百不如一金累石之千不如一玉潘子其務貴者乎其務賤者乎故君子不貶道以徇人賢者不廢法以媚世潘子能本之以美種行之以勤力持之以懷心守之以曠年吾見他時之所收不亦碩且大豈他人所及哉潘子曰吾始實懼是得君言吾庶幾焉時同年樂清侯君孟學聞余說曰樂清政荒久矣賴潘子終治之俾君以為別云

送黃子用晦應貢北行序

金大車

我國家養士於學以序而貢諸廷制也歲壬辰天子明揚士類以禪新治召廷臣曰惟茲貢才所出也積日以階進

八皇明文範卷三十

六

非法也自今其更之惟其賢弗惟其序於是侍御丘公來督學政合南畿之彥而試之慎簡其良以貢于天子首得馬子承道馬侍御張公來督學政合南畿之彥而試之慎簡其良以貢于天子首得黃子用晦馬黃子之貢為再舉矣始張公之觀其文也而歎曰昌哉辭也治世之音乎既而接其人曰偉哉器也繁祉之徵乎吾得人焉以能無廢天子之寵命於是交游之士相率而餞諸郊或曰夫黃子天下之選也弗拔諸科而以貢進焉君子有遺才之嘆也或曰夫黃子天下之選也夫貢聖主之所珍也而抗諸進士之途者也微黃子其曷勝訪于金子金子曰夫黃子終焉已乎夫有所進之也吾觀諸其文而知黃子之不終焉

已也文也者德之形也是故凝定而一者其文確以精而易而達者其文舒以煦堅固而不移者其文廉以峻充足而不匱者其文潤以豐確以精可以觀志也舒以煦可以觀氣也廉以峻可以觀節也潤以豐可以觀養也夫黃子備矣天下之達才也已矣由是而薦諸卿而對諸天子之廷舉而錯之無難也水之濤也無不流也擇壑而趨也乎哉人之才也無不裕也擇地而施也乎哉黃子之達茲其始矣貢雖良不足以盡黃子雖然天之生才也有明微也國之待士也有常典也黃子不與焉母病而德母矜而有母貳而心母喪而守用能底績恢業承天之休是在黃子黃子行矣吾於黃子有望矣

八皇明文範卷三十

七

為政篇贈尹子

金大車

尹子治臨海議政於金子金子曰君子之學也蚤夜孳孳以成其身非其名之謂也將以謀道焉爾矣君子之仕也蚤夜孳孳以成其君非其祿之謂也將以行道焉爾矣夫君子有憂世之志焉政弗臧也官弗度也則怫然而不平曰吾憾蠶食者之不足以謀也而徒鬱且憤焉已也逮其達也曰吾位之不尊吾權之不重吾取咎焉乎哉是故君子之學不可以不講也是達之基也君子之道不可以不行也是塞之養也吾聞之也為政之道有四善有五戒君子慎所擇焉是故子諒之政行而民作愛寬裕之政行而民作思忠利之政行而民作平寅亮之政行而民作敬是

故絳核無遺之謂察峻刑厚歛之謂苛安常尚簡之謂弛畏慎無為之謂懦世守有法也隘而更之之謂擾存善去成君子之所以優於天下也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饒饒是故君子之存善以庇民也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是故君子去戒以遠怨也夫君子之觀人也不知其出視其處不知其行視其德修政安人故吾於子之行卜之吾子昂哉尹子曰吾之求志也嘗聞道於先民矣而懼力之不逮也吾子之言猶是也請執以往

誥封王宜人楊母六十序

汪鏜

嘗聞之抱道全真者非必山澤之癯積德累行者豈惟薦紳之士乃有闡闡之英含醇葆和以垂懿則處陰休景以

金南文範卷三十

八

佚餘齡表倫理於庭幃嗣芳徽於彤管是以神采著於當年聲聞乎於內外而流風蘊義彬彬乎若此之盛也至乃天錫其純嘏神相其壽康啓慈類之悅豫享其養於不窮則又天人交助報施靡爽矣茲非當時學士大夫所願稱述者歟以今觀於楊母宜人始足以當之宜人王氏孀于少方伯后江楊公初和馬肅肅焉所稱德門淑媛也始歸時逮事其舅姑晨夕左右甘旨畢備蚤以孝謹聞公為諸生時宜人相之辛苦拮据公得彈意力學竟以文章顯公舉進士為大行召為給事中直諫名當是時議禮之臣勢焰熏灼衆望之風靡公獨持不可疏上天子震怒廷杖下其議於有司衆方為公憂禍且不測時宜人相從京邸

金南文範卷三十

九

從容慰勞曰今日之舉正以上答國恩無自悔也且悉取篋中他諫草焚之恐株連善類其於大體如此後謫還具楚問所至輒奉使者檄幹理公事驅馳靡於軍旅適宜人官署中局戶獨居澹寂自甘至樵蘇而餐卒無悶容公以才高取忌低迴偃蹇幾三十年積官至藩臬貴顯矣而猶不忘箴儆居嘗念曰無使聲望獨不如諫垣時也往歲庚子予從吳會還得與公同舟聯榻旬日公與予言之歷歷猶在耳比公解組歸則總內政以匡飭其羸縮籌計京餼紉製諸事罔不精密又若故田里之媪且性雅素不喜為瑣翠文繡之飾至訓諸子以植德義崇儉樸為先早晚語刺刺不休垂堂之愛若是乎而諸子乃克自堅立無隕前聞庶幾所謂以志養者則在昔九熊秣馬之事為贅矣夫國風所載若葛覃采蘋鷄鳴之類皆言諸侯卿大夫之夫人能治其內故化行而俗美以予觀於宜人諸所行事一與古相符契即記之列傳著之圖史何過焉是以上合天心下孚人願緩之福祿壽考以修其報不亦宜乎詩言自求多福易言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信有徵云今年壽六十二月廿一日為初度之辰是日也賓朋咸集子姪森列宜人御華軒被褱翟坐北堂之上撫瑶池之宴聽激徵之音有不心懽而神怡者乎由是遐齡晚福引翼無疆所以承天庥而近神祝者斯其至矣魏君世羣輩與宜人之子太學生持戴輩相友善徵予文為壽予與后江公為中

表昆弟得侍几席久聞宜人德履頗詳故樂為之書

甲子科應天府鄉試錄序

汪鏜

惟國家養士於學校而羅俊異於科目士生今時苟有志於用世雖卓犖稷契之賢舍此無以自見然科目以文程士也諸士竭三日之力而欲盡攬所蘊主司持一人之見而欲舉其平生固亦難矣夫文根於心而成於言者也取士以文固欲因其言而究其心也故有仁義之德者其言渾厚典則有中和之德者其言雄深奧衍有剛毅之德者其言明白剴切閱於中而肆於外猶夫金藏於淵而川媚王產於石而山潤也反是則神理不超之謂凡肉好不勻之謂舛音律不諧之謂乖是皆詭於道而匿其真也華曰

百兩文範卷二

十

王后無常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聲非經上同觀此以求之而實可稽已雖然猶有懼也夫求金於沙歟而揚之求玉於石剖而別之然金玉至寶也其得之也常難而沙與石則比是也其恐金與沙而並收玉與石而無取也然此猶可言也若棄其金而惟沙礫之是收棄其玉而惟礫之是取人將謂何其之罪抑有甚焉竊有大懼也亦是以祇率同事者次第翻閱窮日夜罔懈已乃得其文取盈其數而以額遺者高衆乃相顧喜曰始之懼也庶可少釋乎既而思之掩卷嘆曰得無沙礫之混其真礫之疑於是者乎復取而詳校之至再至三第見諸士之文咸能咀嚼英華充飮遺德其典厚者不失之於凡瑣其深奧者不失

之於舛雜其明切者不失之於乖忤若至賢陳於前使人心曠目眩應接不暇文之美者察然具是矣於惟休哉因是以驗人才之生恒孕毓於靈粹而其成也則造化之所漸濡南嶽為我聖祖定鼎之區山川磅礴風雨時會才美之出宜非他比矧當時明良之盛相與贊謀躬治譽歌揖讓於斯其遺風餘烈耿耿猶在也諸士生長其地并四方既至游息其間有不聞風而興起者乎皇上稟神聖之資總君師之任博教義倫敷析箴訓所以培植豐芑之仁振育菁莪之化者益隆弗替士之翔洽淳風涵泳膏澤而奮然有作者固宜斌斌其盛如此也且國初科目之行未有一定制在昔洪武甲子重議條格至於今遵守不廢文明

登明文範卷三

十一

之運所由啓矣今歲甲子我皇上復加裁定乃正文體汰冗濫革弊習嚴防範慎擇百執事諸所厝舉舉然精當足以垂諸久遠則文運更新之會誠與氣運相為感通是以德意所嚮莫不爭自淬礪期以無負明時而英賢輩出彪炳璀璨真足以敷貴典彞渙揚國華今諸士之卷具在可披覽而得也然則皇上又道化成之效壽考作人之功信有明徵而太平之應不偶然矣諸士既舉於有司將展對大廷敷布有位使能樹列勳庸表著風節舉今日之所言而次第錄之則某等庶幾體國薦賢足以副陛下側席之懷若徒以其言微利祿於一時而視所學如弁髦使人指之曰此沙礫礫之儔也是主司之恥也則某之懼也終

無以釋矣然聖天子威靈之所遐矚德教之所宣暢固知無是也而猶憊憊不能釋者誠慎之至也是為序

送程翁序

歸有光

新安程翁少而客于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太僕先生愛其淳樸題其所居曰白庵翁在吳既久吳人益信愛之無貴賤皆稱白庵云今年八十其子永緒求約孫應春迎翁還藉田將聚族而為翁壽婦吳君某曰吾翁千里而歸不得文以行非所以將順翁之意則黃山靈嶺亦笑我矣于是謁余請馬余惟古者四民異業至于後世而士農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平原曠野可為耕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遊於四方倚

皇朝文獻卷三十三

十二

頓之塩烏保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犀象璫璫果布之珍下至賣漿販脂之業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披綺縠擁趙女鳴琴跼發多新安之人也程氏由泜水而徙自晉太守梁忠壯公以來世不乏人子孫繁衍散居海寧縣歟間無慮數千家並以詩書為業翁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翁為人恂恂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翁今行矣于是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其親知故舊論說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有義其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人才士有幾邇世長往懷道蘊術之士有幾生長休明全盛之日迄今百年風俗世道之升降上自朝廷下至田野耳目之所見聞其

變有幾屈指百年之內中間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其亦有所感也夫少而游老而休于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與相見而飲其喜可知也已則夫為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其喜又可知也已

贈考功史沱村先生考績序

楊豫孫

余為諸生數聞薦紳長者言濮陽史先生邇來南都先生為司封郎中得同曹始望見其為人甚嚮慕之今年春先生移考功又同署朝夕備宴語益自喜為得師無何先生考績矣賢人乎賢人乎何別之易也瀕行南都諸大夫學士公等會祖於龍江之漣相與作詩章為惜余椎鈍無術

皇朝文獻卷三十三

十三

學何能出一語為先生別然竊聽諸公言性歲先生以監察御史按部即帝鄉號難理先生奉法肅紀誼形於色銅豪詰隱去民疾苦嘗憤激再上封事為天子培固豐芑牢甚中消人及目視之竟坐謫外凡六七年稍遷至今官先是京朝官以註誤出者未滿秩輒擢去有二三年間賜歸者乃先生留滯即署至以考績行傳曰力田不如逢年惡晴所謂逢年哉以是甚惜之又言先生南都兩為考功序大中和未嘗以已長格物衡鑑公平咸有定價從容引証人莫能奪且沉淪典籍博考元始道有餘而意實未足孔子之所謂達者其在斯乎以是人無剛柔賢不肖盡靡然歸心不忍其言去南都固多賢先生去善者減一幟矣又

以是重惜之余聞諸公言蓋泣然涕下云嗟夫嗟夫先生
素志澹薄悠然有世外之懷其於浮沉舒卷湛如也使彼
時較短長如今日諸公言復能抗守節至此哉先生既以
慷慨守節之聲施海內又引之羽翼後生嘗執余手出肺
腑言終不敢嫁阿自廢負汲長孺長孺其鄉人也余新然
嚮慕曰余敢以婦阿自廢負先生斷金之誼千里同心終
不係先生之去留也諸公所重為惜者是耶非耶况聖天
子博覽兼聽無忘遠臣終不使慷慨守節之士湮沒而不
稱安知非遵養淳濡之而余之所持以信先生更有進於
此者彼去就離合又何以足為先生惜哉諸公聞余言其
稍慰慰否也余不暇自慰而以慰諸公詩不云平仲山甫

百南文範卷三十

十四

未懷以慰其心謹序

昭明太子集序

周滿

昭明集世鮮概見余得之百泉皇甫氏者又多訛闕不整
乃正之升菴楊公木涇周公問以已意訂補亦畧成書三
復遺篇如獲罕寶乃刻之齋中傳諸其人為之叙曰昌輝
穀運景緯珠聯貞曜既陳人文斯著洎夫義繩啓緒前畫
之旨聿宣鳩簣嗣音元聲之律由起斯文漸開源流浸廣
姬禮孔書日光燦燦茲天縱之大猷非謂藝之並觀也若
夫澤畔騷人抒幽情于蘭茝周南太史寄國典于方闡理
究人倫言彈物軌燿壁炳奎吐色花于海筆雕龍翼鳳發
池草千謝篇亦有柱史之經國史之談綺若縷水技同珠

王然皆義舉寸長秀奇各出未有並包衆美道存一貫者
也昭明太子氣稟二儀道周萬物孝隆問寢學延博望爰
始貴將雅崇經術激潤靈立究元精于五始擢芳華死綜
玄乘於群言序述闕深翰詞繁郁風動記牋之敏雲飛表
議之才舞諷方滋摧鋒莫擬豈止春葩秋蓬變態因時推
輪增水麗華效物而已哉若乃緣情體物則大希聲莫不
超挺騰興妙援神思和墳簞而比韻式金玉以流輝是又
足以黼黻乎卿雲而芒耀乎化日矣加以德本深構妙果
獨高麗苑三乘之宏博並契真如尼園八藏之沈秘咸窮
正覺預宜二諦功被三祇圖明燦若珠存顯了義隨鏡照
洞明無相開示南宗斯理觀之冲規由國智之上根也某
澹燭末光蛙井拘虛握玩斯文有欣未日故述讀文修以
附其後庶將來哲同鑒博記云爾

百南文範卷三十

十五

贈二華譚年兄出守天台序

萬恭

天台浙之輿區地多阻險俗尚故醇羨其縉紳率厲名檢
薄靡麗而閭閻亦勤耕桑務本業無詭訟澆詭之習先是
為之大吏拱手而聽政按牘而視事即一長者卧治之裕
如也嘉靖癸丑秋瀛海盜起屬邑黃巖不戒首罹其禍明
年掠嘉興又明年掠松江流毒蘇州以及千杭連海千里
多為盜區君子是以謂瀛海之患實台州黃巖首之也夫
黃巖之役蓋其徒僅數百人者此嘗我耳以彼其時太
吏者能發一卒浮一艇於海門之間豈得有黃巖之禍彼

嘗我不利即不得我虛實又豈得有嘉杭蘇松之禍君子是以謂瀕海之患連歲實天台黃巖首之也會天台牧缺有司懲往昔圖所以過亂本策者以南京武庫譚君往領牧事主上方屬意海邦思以易置大吏亦遂如有司議某從同年十一人者往賀譚君且訊之曰君知所以領台州事乎主上誠謂君才且誠也去年夏蘇松告急南方謂此蘇松事也與我遼不相及也迺君奮馬下令得壯士五百人者馳而往誓告之嚴投超之勇海邦之人謂老且死始此觀也今年秋盜肆南輔南中復謂此職方事也與我遼不相及也迺君奮馬下令又得壯士五百人者馳而往誓告之嚴投超之勇南中之人謂老且死始此睹也夫誠

不謂文範卷三

十本

臣不避難以集事志士不遠嫌以策名此非獨君才也是皆一誠所致也則領台州事非譚君往誰宜為之蓋聞台州之俗易與為治夫緩先撫字急先保障此達權之至機適治之上駟也慈母之于子也且哺而夕撫之疏欸耳呵禁其所不祥排禦其所外患而後成其為慈君行矣台之佐及幕及于屬蓋圖而識之孰廉孰能孰善理稅孰善治我孰長聽訟按其圖可盡得也台之山川道路蓋圖而識之孰險孰夷孰遠孰近孰可屯衆孰便扼塞按其圖可盡得也台之編氓習尚蓋圖而識之某所良某所狡某部聚某部寡某氏有壯士為幾何某氏有積粟為幾何某為衆所推可為之長某可為之副按其圖可盡得也夫君控制

千里封疆之內按圖而定操縱約束悉得而專之非若南中而治蘇松者也又非若武庫而領職方者也台之先有司戶勝侯者保障之績可敝天壤余敬其人如神明語在義靈傳中于今三尺之童能頌勝侯夫君才且誠可並勝司戶而秩加崇焉其所保障豈得下勝司戶也懲往昔遇亂本下以不負有司而上以報稱主上令台之人前有勝侯後有譚侯豈不偉哉豈不偉哉十一人者聞余言遽然咲曰子過矣夫譚君非卑卑者今往台如前則治焉足耳子何教公輸以運斤誨倉公以劑方也某捧首走避且曰吾誠過哉然楚人有慕泰豆氏而學御者索御之圖識其轡梁記其輪蹄以為盡御之道也楚多桂澤無所用之去

不謂文範卷三

十七

而之齊道逢泰豆氏御車而過焉不識也楚人急呼下車而語之凡轡梁輪蹄之具無弗諄諄誨也已擇泰豆氏上車途之人問之曰子何術而誨泰豆氏諄諄也楚人大慙走匿檀輦中泰豆氏聞之旋車急呼而出之曰子何慙甚也夫子愛我誠篤也謝而去之二華君行矣其以余為楚人誨泰豆氏御馬可也

包侍御集序

莫如忠

包侍御蒙泉先生既卒其子杞囊其遺稿詩文總六卷作自臺中者署之臺中集作自謫戍遼中者署之遼中集是為包侍御集云莫子曰余讀包侍御集為閤然掩卷而嘆也夫侍御負雋才發自弱冠長益卓犖竟其志所自托以

見於世者獨文辭焉已哉而文辭之存又多軼也於侍御撰著十纔二三耳嗚呼傷哉余嘗究觀古立言家其譬諸得勢而益彰猶順風而呼矣至謂詞能窮人身在紕抑而時寫其鬱絕無聊者亦多稱於世何耶夫人所遇顯晦不同材質之造就亦異昔孫興公擬賦遂初方赫然盛矣而虞卿以窮愁著書固憤抑之所為也後世祖興公者矢廟廊之肯而乏幽沉之思祖虞卿者發丘園之賁而闕黼黻之章孰輟既分各從其適執體蕪長者乎余喜侍御之集於臺中見遂初之致焉故其言麗以則於渙中見窮愁之蘊焉故其言婉以思方諸二子殆薰之矣其可列而傳無疑也侍御平生博總羣籍屬意詞章餘三十載嘗甚嘆

皇朝文獻卷三

十六

親以來迄盛唐諸名家為苑詩類選三十卷行于世用志勤矣所交多海內之儒與其弟南侍御吳石君以二包並稱籍甚則世之知侍御而悲其志者孰不幸斯集之傳而况知且暱如余者乎余以侍御平生端方之操孤特之標不獲世之滋垢迹其表著既已杰然在人藉令天假遐齡益竟所就於功名之會惡可量也而獨以文辭見哉故因其子杞率其弟梓榘請校其集叙之而重傷之侍御諱節字元達別號蒙泉子與余同校者贊憲西谷張君也

軍政類編序

包節

明興兵制肇定高皇維時仗劍戡亂武節揚厲虎之士所在雲合繼自列聖受成漸備規畫百七十年詔令訓諭

之詞與輔拂臺省之臣後先建白采著篇章者彌益多然散漫放失靡可稽考是編能網羅舊聞簡覈科條其要指無慮承襲揀剔期以足兵適迄于今寢極衰耗屯戍要害之卒什可存貳參法立而不行禁密而罔守豈盛衰相尋其極然乎幸方寓義寧臣妾海內廟堂之上類右叔孫雖淮陰英六無所用之故小夫奕徒皆得攘臂伸眉末視敕武且郡邑有司又皆起自諸生從吏不知甲令每應記徵發停貽而視席臂胥吏惟所偽護需市戎伍營魚尺籍軍政愈益陵夷稍稍失舊制矣如使豪猾嘯譟起崖澤桀鶩之胡引弓而南軋胡以備之間隴右雲中歲警烽燧最者僅得保就未聞禽囿上功交夷不讓往議軍興迺不能

皇朝文獻卷三

十九

具數萬之衆是足以觀矣昔李牧侯國裨將能使百金之士十萬斥逐強胡昭夏全盛顧反不能則是不可為深念哉夫因循不足以揀弊說溺不可與圖危今俗吏苟且一切病此即是編無益毛髮然明著國家之典章俾所易曉戒論之責名實考成效其廢格解弛坐耗行伍之罰有著今視皇代所以存變計豫不可一日忘兵亦幾萬有一之助於戲窮極而變以俟屈詭確傑之佐起而更張之與周官司馬法比隆且何樂於俗吏哉編為卷二為類十有四往往傳焉或曰臺史傳君鶴嘗比輯之予事閩履授胡子瑞增嘉靖十餘年之間所著例大抵章章備矣胡子瑞同知福州府顯軍政云

子平格解序

包節

包子居渙中數月有野樵者日以采荷之間過談三命甚詳且出示所撰格解其說大抵祖有宋徐子平氏又摭諸日家以綜覽博究樵自謂即其說可以言生民壽夭富貴貧賤如神包子適有感於命之說也序其首簡曰卑自九土辨類萬族含靈紛紜錯莫可紀狀雲靈與壤菌同榮蚊睫與鯢池並運翼風翔霧者騰八極蟠泥壤者踞蹠趾武何巨細修短之不齊而升沉通塞之遼迥若此哉若動華揖禪於寡微纖微臆於高門荆陵長年於虎噬殆庶急於龍藏惟魯蒸雲於沛里英奇畏鵬於長沙戚孺振袂於絕塞名家對簿於迷途比事人倫殊形詭態

皇明文範卷三下

上

畧舉端凡類推旁悟斯皆陶鑄濛濛離元始夜半負之而趨山澤莫測其繇者乎迺知運會既謝填欲海於驪構軒冕倘來霄雲羅於巢許西山願領湘渚沉體者固非矯天以殖節而虞卿范蔡接踵疊跡或立談封侯或片言入相亦非役智以奸時如聚謂災祥在積禍福自求則岐靈逝而魯乘迴力乎命乎要自有辨故聖哲相沿存而不議修身立教所以盡人俟命受順所以事天庶幾上下有無兩端並列者哉至於河汾召命言涉詭矯鄭圃制命尤論誕肆學士大夫未之或信况汝樵所謂格解者耶鑿混沌以寓言扣惚荒而寄辨三哥四正肇始何從六害七傷命名奚據附會支離曲求事應無乃枘鑿齟齬河漢徑庭因

斯以談去命滋遠然自漢司馬季主以來迄于陶弘景李虛中之徒世載其說不盡廢棄輒微消於溟渤職未際於吳穹抑亦日卜家之管蠡歟格解數篇固其支裔盡天蓋海曾或在茲倘隱肆垂簾而有客如賈宋者庶其取徵云爾

心學淵源錄序

薛甲

夫人具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以成形而心涵其中以爲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主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有所知覺者皆心也心無不在者也心與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並列於形獨以知覺之能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待之以成其用則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所以可貴者心爲之也人有

皇明文範卷三下

主

是形即有是心形以心貴故以心屬之人而命之曰人心人外無心也心一人也然心能以知覺成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用而知覺不能使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用之得其當耳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用之得其當者道爲之也人有是心即有是道心以道貴故以道屬之心而命之曰道心道外無心也心一道也是道也具於中則謂之道發於外則謂之中心之有道猶木之有根而中其枝也言根則枝有可信不待發于枝而後知之言道則中有可信亦不待發於中而後知之也以其可信故謂之允執允執其中者治天下之道也堯以之授舜明治天下之道在於心也而心學未之及也至舜授禹益以三言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而心學備矣心之有學何也所以明執中之要也蓋中雖寓於道道雖寓於心而心則有形也形而非道則不能以自立而物得以誘之形為物誘人不成人矣人而非人將與物同不亦危乎故曰人心惟危然人心雖危至於道義所在則有藏於寂然之中發于卒然之頃而不可遏者如孩提而知愛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之心此心之萌擴之可以配天地充之足以保四海有不知其所自來者此乃帝降之衷人所同具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者也以其淵深而不可測微妙而不可以形圖故曰道心惟微危之中而有微者存焉則形有所待危者不至於危矣夫人同此心心同此道宜入皆可以為聖人

金明文範卷三十

二十二

而卒莫能至者何也有此心而不能精也精之為言不以思慮雜之之謂也思慮不雜則心與道一并其形而忘之如舜之封山濬川治厯明時誅四凶舉元愷無所不為而曰無為非不為也為者其心不為者其道也有為而無為者也文王處明夷之時終身悄悄無所不憂而曰無憂非不憂也憂者其心不憂者其道也有心而無心者也有心而無心有為而無為道用而心不用夫是之謂精精則不二而一於道矣心一於道則雖不言中而中之理已得允執之要在是矣是謂貞吉悔亡是謂何思何慮殊途同歸而一致百慮此心學淵源所自來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以此治天下皋陶伊傅周召之臣以此相天下孔子以此

師天下顏曾思孟之徒以此而繼其傳其道一也未有二之者也自聖賢不作學者無所折衷各以意見之私竊窺聖學意見所在千緒萬端惟其所是各自為說不合不公而道術遂為天下裂蓋有竊附于吾儒之無而欲絕物以求之者不知吾儒之無有而無者也無待有而顯者也離有言無則無無所寓矣棄君臣絕父子而漠然無情以是言無尚可以為心乎此離有於無之失也又有竊附於吾儒之有而欲襲義以取之者不知吾儒之有無而有者也無待無而成者也離無言有則有失其原矣棄根本崇枝葉而虛偽日甚以是言有尚可以為道乎此離無於有之失也間有知二氏之非而為簡易之學訓詁之學者雖其

金明文範卷三十

二十三

說自謂穎悟有截融會貫通而於德性道學之言終有所未合內外合一之旨終有所未明則亦無以窺心學之淵源矣善學者苟有志於道必也不求速化不膠耳目惟沉潛精之旨而以吾心證之則其是非其得其失有莫能逃吾之良知者而心學之淵源端可識矣甲自蚤歲服膺聖謨參考經傳間有所得筆之簡端妄意撰次成書以就正有道而暮景侵尋終莫之能逮也爰遂稟集所言而附鄙見於此以為心學淵源錄云渡河之筏不棄朽株後之君子倘有與我同志者當不以是罪余而諒余之心可也

三獎序

谷繼宗

嘉靖十有二年秋七月壬子宜興令獻幣于常州之堂行
獎也令屬吏也下不獎乎上卑不獎乎尊以屬吏而行獎
承實大夫之命也太守者何西蜀趙公也谷子既獻幣乃
致辭者三禮一也致辭者三以獎之者有三也獎之者何
三大中丞御史大夫滿公一也監察御史李公二也監察
御史宋公三也皆分行屬邑宜興最後令則自致辭焉承
太守之意也初太守趙公方舉檄曰宜興令非谷宗耶東
方之產也其為言噴而不華谷子聞而驚曰宗何能言宗
嘗私淑人矣此非吳地哉昔季子聘於魯請觀周樂歌列
國之風而知其政罔不孚矣吾嘗過毘陵之野聞童子歌
謠詞曰豈無同時同姓則少今我邦侯古之三趙夫三趙

皇明文範卷三十三

三四

者何衰也朴也廣漢也謂我侯冬之日也仁也琴與鶴隨
也清也設鉤鉅也明也夫仁以博愛清以勵節明以燭奸
博愛則衆悅節勵則譽彰燭則法不壞我侯之政既善
矣乎蓋有徵諸民矣于是谷令陳毘陵之風頌政治之美
趙侯喜撫于私第谷子因閱家乘及諸命之文曰於昭顯
哉趙氏其世胄乎再拜賦棠棠者華稱侯曰尊翁雪岩先
生嘗御史臺矣公亦御史臺又嘗淮南太守秩矣公亦太
守秩蟬聯主組不亦永乎公起讓曰吾父之業也吾思克
肖乃惟祗若是續谷子繼賦采菽之首章稱侯曰公三年
奏功矣入觀天子之光必有路車衣赭之貺也而錫予不
亦至乎公起讓曰吾君之寵也吾思克蓋乃惟敬肅是將

乃賦鳴鵲之三章以答之令尹谷宗謝曰洵矣其淑人乎
偉哉其儀不忒凡我五邑敢不是式是則

太師梁文康公集序

王世貞

余聞之霍先生云故太師梁公之賢也 毅皇帝時秦王
欲關中牧地陰款上佞臣寧乃以疏請而諸大臣恐稍
史亡不持牧地重勿與佞臣寧從中下甚力諸大臣恐稍
稍引避上怒甚促梁公草詔曰地沃饒西邊所給芻秣數
十百年今遺王慎毋以地為奸人亂資上駭曰牧地故
重耶已之余既奇公事則疑霍先生私其鄉達者哉已復
從他人微信而久之稍益讀公集及事行紀乃更意霍先
生畧未悉也世自不解輕訾非梁公獨不竟南狩中事耶

皇明文範卷三十三

三五

蓋上雅念金陵土風欲止未有繇會宗伯以郊請上謂郊
高皇帝都易不可梁公業為言禮綿蕞寡豫又配位定軌
敢移迺寢上竟以郊日迫發矣而是時江彬握重多從射
生飲飛宿衛內自疑數伺上間公委曲輸款以緩敗其謀
得不叛後竟與新都公合策捕誅之 毅皇帝崩公承詔
迎今上安陸上即位當推恩迎者公力引疾乞骸骨而不
被公亦不自言絳侯誠賢木強尚欲私代王有請公不大
遠勝絳侯哉當公日給事御史每一二指摘公欣然亡復
辯意不欲以已故傷朝廷恩已見辱臺諫更為之地若此
且公亡誇人廉而握政十餘年歸欲構數頃地局段不戾
直罷長沙震澤諸先生聲華溥海內公與之下上其議論